

PISA2018 数字化阅读测评框架特征与启示

魏赛亚

伊犁师范大学,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 数字时代, 数字化阅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阅读方式, 数字化阅读能力已成为学生适应数字世界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PISA 率先开展了相应的测评工作, 并在 2018 正式对数字化阅读能力进行测评, 对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提供了诸多启示。本研究从数字化阅读非线性、多媒体性、交互性和多重性的特性角度分析 PISA2018 阅读测评框架。我国在对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时也应凸显出非线性、多媒体性、交互性和多重性。

关键词: PISA2018; 数字化阅读; 测评框架

0 前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数字化阅读作为重要的阅读方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同。这种阅读方式要求学生具有数字化阅读的能力, 对数字化阅读能力进行测评成为重要需求。PISA、PIRLS、NAEP 等国际阅读素养测评项目都增加了对数字化阅读的评估^[1]。就 PISA 而言, PISA 早在 2009 年时测评阅读素养时增加了电子阅读能力测评, 在 2018 年阅读测评中混合传统阅读素养测评及数字化阅读测评, 体现了对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的重视和探索。我国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9.3%。这表明数字化阅读能力成为学生不可或缺的能力, 是学校培养的重要目标。因而评估学生的数字化阅读能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分析 PISA2018 数字化阅读测评框架特征, 为我国数字阅读能力测评的研发提供借鉴成为研究热点^[2]。

1 PISA 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框架特征分析

朱莉·科伊罗(Co-Director of The New Literacies Research Lab)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我们在定义新阅读文学时要考虑与传统阅读明显相关的方面(例如, 定位主要思想、总结、推理), 但也需要从根本上更新思维过程。互联网提供了与新的文本格式(例如超文本和需要新的思维过程的交互式多媒体)互动的机会; 新的阅读元素(例如新的目的或动机, 新的背景知识类型, 高水平的元认知技能); 以及新的活动(如导航等)^[3]。也就是说, 朱莉·科伊罗认为数字化阅读能力包含传统的阅读能力, 但包含超链接和超媒体的数字文本在理解时更复杂, 因为它们需要的技能和能力超过了理解传统的线性印刷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数字文本比之纸质文本具有新的特点, 需要不同类型的理解过程。这些新文本可以被描述为探索新型故事语法和各种新格式的超文本^[4]。这种超文本是非线性的文本集合^[5]。基于 Web 的文本通常是非线性的、交互式的, 并包含多种媒体形式^[6]。因此基于计算机所呈现的数字文本具

有非线性、多媒体、交互性和多重性的特点。文本的非线性指位于文本中含有多层超链接、导航按钮等可供跳转, 而非是线性阅读; 数字文本可以整合一系列符号和多媒体格式, 包括图标、动画符号、照片、卡通、广告、音频和视频剪辑、虚拟现实环境, 以及字体大小和颜色非传统组合的新信息形式; 数字文本基于交互式环境, 提供互动交流的机会。

PISA 在考虑数字化阅读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阅读的特点上, 对之前阅读素养测评框架进行了修改, 在传统阅读能力测评的基础上增加超出传统阅读的数字化阅读特性。

1.1 体现数字化文本的非线性特征

传统文本以线性形式展开, 读者不得不按照文本呈现的顺序进行阅读; 而数字化文本实现了文本间的跳动, 包含了最基本的导航以及超链接等工具, 读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顺序。

1.1.1 在文本和策略上凸显非线性

(1) 动态文本是 PISA2018 适应数字环境下的阅读而增加的文本结构。在 PISA2018 中, 采用动态文本能够很好的体现出非线性, 它们给读者一定程度的决策权来决定如何阅读它们。这类文本通常具有更复杂和非线性的组织, 并集成了更多的导航工具。

(2) 非线性文本需要学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数字阅读操作, 如在搜索引擎中进行查询、在超链接进行导航。且非线性特征提供了更多的节点和链接, 让文本信息的呈现方变为非线性, 同时也出现许多干扰信息, 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因此 PISA2018 在认知策略——信息定位中, 又具体将其分为两个子维度: 访问与检索; 搜索与选择。学生要高效定位信息, 就得依靠导航、搜索之类的交互工具。他们会被要求点击特定链接, 或者导航到另一个特定网页来获取特定信息, 这或许需要运用多种导航工具在大量网页中进行切换^[7]。

1.1.2 试题呈现凸显非线性

PISA2018 测评中包含最基本的组织导航(例如, 翻页、跳转到其他页面)以及其他形式的超链接。在试题呈现页面嵌入了导航按钮以及超链接, 鼓励读者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浏览自己的信息路径, 这种路径可能不同于其他读者的路径或

作者的预期路径,拉帕努伊(Rapa Nui)是一个多源单元。它由三篇文章组成:一篇来自教授博客的网页,一篇书评和一篇来自在线科学杂志的新闻文章。而其中的博客即为一个动态文本,网页包含到单元内其他文本的活动链接,教授的博客内容中包含了到书评和科学新闻的超链接。

1.2 体现数字化文本的多媒体性特征

多媒体性指数字文本统合文字、图形、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众多类型信息。在数字化阅读背景下,文本已超越了单一的字词形态,其展现形式常为图像与文字的结合或多种形态材料的融合。阅读者不仅需要拥有从字词中提炼信息的技巧,还需能够从目录、表格以及图示等非线性文本中搜集信息^[8]。

1.2.1 在文本和策略上凸显多媒体性

PISA2018数字化阅读支持不同类型的文本,例如带有列表、段落(通常还有图形)组合的编辑网页。PISA2018非连续文本和混合文本的文本形式体现出数字化文本的多媒体性

1.2.2 试题呈现凸显多媒体性

多媒体性表现为由许多列表或元素组成的文本,如表格、图表、广告、时间表、目录、索引、表格等。PISA2018的试题中包含了大量图表。例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这个阅读单元里用图片和文字相结合描述了岛上的三个动物。

1.3 体现数字化文本的交互性特征

数字文本除了超文本和超媒体功能外,基于web的文本环境就其本质而言是交互式的。数字环境的互联互通成就了数字文本的交互性,数字文本的交互性是指数字文本存在一种特性,一方面呈现出的数字文本是人基于互联网在不同的情境里与其他人或事进行沟通;另一方面,数字文本提供阅读者和其他人交流互动的机会。

1.3.1 在文本上凸显交互性

相对于网页上的静态文字,互联网上的文本变成了交互式环境。数字文本还提供了使用嵌入式工具(如电子讨论板和同步聊天环境)与他人交互的机会,从而提供了接触多种不同视角的机会。PISA2018在文本类型上新增加了“互动”类型,体现出数字文本的交互性。

1.3.2 试题呈现凸显交互性

PISA2018在试题的选择体现出数字文本的交互性,试题背景选择互动性较强的论坛或是博客评论部分的交流或电子邮件回复等等。同时也在试题中体现出互动性,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这个阅读单元的第七题中题干是“在浏览完网页后,你决定给网站负责人发送一份关于如何提高网站可信度的建议列表”。这种交流互动体现数字文本的交互性。

1.4 体现数字化文本的多重性特征

数字文本可以被描述为探索新型故事语法和各种新格式的超文本^[9]。这种超文本是一种文本集合^[10]。数字文本的多重性可以实现博尔赫斯《沙之书》中描绘的那种阅读的“无限性”。数

字文本不仅仅指海量文本资源,而更是说同一主题呈现出不同类型、不同观点等特性。

1.4.1 在文本和策略上凸显多重性

(1)数字环境下阅读常用的阅读单位的多重文本。PISA2018出现的多重文本要求具备在多种数字文本环境中理解、检索、整合和评估信息的综合技能。与单源文本(single-source)文本有一个明确的作者(或一组作者),写作或出版日期,时间和参考文件或号码不同,多文本是由文本与潜在的链接,并有不同的作者,发表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承担不同的标题或参考号码。

(2)在当今知识信息化时代人们能够在网络等数字媒介中获取多样化的信息。然而,发现的信息可能是未经证实和不准确的。因此,学生需要应对多重文本带来的挑战,特别是要对主题相近或相反的多个文本信息进行整合、推断与评价。当这些信息不一致或存在冲突时,学生必须对文本信息进行评估,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以解决冲突。例如,在“牛奶(Cow's Milk)”这一样题单元中,呈现了读者搜索到的两篇有关饮用牛奶的文本,标题分别为“牛奶的营养价值:益处多多!”与“向牛奶说‘不’!”。单元最后的开放题要求学生选择是否应当继续饮用牛奶,并结合文本阐明自己的观点。学生需要通读这两篇文本,对文本质量进行评估(例如,是否引用了严谨的科学研究证据、是否存在高度利益相关等),明确两篇文本的内在冲突,然后结合相应证据阐释自己的观点^[11]。

1.4.2 试题呈现凸显多重文本

PISA2018中阅读单元拉帕努伊岛(Rapa Nui),即是在多文本环境下开发的。它由三篇文章组成:一篇来自教授博客的网页,一篇书评和一篇来自在线科学杂志的新闻文章。三种不同的文本来源——博客、书评和科学新闻,使用三个标签嵌入,这三种来源的内容相互连接和补充,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拉帕努伊岛的全貌。加拉帕戈斯群岛(The Galapagos Islands)这个阅读单元有四个网页组成(“关于”、“动物”、“保护”和“志愿者”),从四个角度说明这个岛的现状。

2 PISA2018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的启示

数字阅读在文本和策略上均不同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倘若在阅读测评中不能体现数字阅读的特点,那么该测评的效度值得怀疑。数字化阅读有其自身存在的特点。数字阅读特点从文本类型角度看,涉及更多的非线性、交互性和多媒体性的文本,同时涉及多文本阅读,围绕某一主题以非线性的结构呈现相关甚至相反的内容,即多重文本。但数字化阅读也需要以传统阅读能力为基础。因此,数字化阅读能力测评需在传统阅读能力测评的基础上凸显出数字化阅读能力的特性。

2.1 凸显非线性

非线性的数字文本相对于线性文本而言为读者提供多重文本信息及非固定的阅读路径,所以也对读者的信息定位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传统的印刷文本阅读中,读者可以看到所有文本多呈现的信息,只是在单一文本这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阅读并确认自己需要的信息,能够更迅速找寻到需要的信息。而PISA2018框架对“静态”文本与“动态”文本加以区分。其中,“静态”文本具有简单的组织架构与低密度的导航工具(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几个屏幕页面呈线性排列);“动态”文本则具备更为复杂的非线性组织形式以及更高密度的导航设备。动态文本拥有通用工具,如滚动条和选项卡(此类工具亦常见于许多其他软件应用程序,如电子表格和文字处理器),还具备更为具体的工具,如菜单、目录以及嵌入式超链接文本片段等。

我国语文学业质量监测主要是纸质文本的阅读,尚未正式启动数字阅读素养的测评,且监测的文本类型仅为静态文本,监测的阅读能力也是简单的定位和整合,数字化阅读测评要体现数字文本非线性性等特性,促使静态文本和动态文本相结合。

2.2 突出多媒体性

多媒体体现在数字环境下文本的呈现不仅仅依靠文字,而是出现更多媒体(例如图、表、视频和音频等)去呈现文本,同时多媒体性要求读者将解释图片或视频图像的过程与一系列理解策略结合起来^[12]。PISA2018在测试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技术不尽相同,在测试中并没有增加音频视频等,更多地出现了以表格、图像与文字结合的非连续文本突出多媒体性。

我国语文质量检测多是以文本、图画相结合,

这只是多媒体性的简单呈现,没有更多的突出日常学生在进行数字阅读时的情景,在此基础上,我国数字化阅读测评中在突出多媒体性时要采用更多形式,贴合实际。

2.3 呈现交互性

数字化阅读所呈现出的就是基于新媒体的沟通交流,这种交互性使得学生可以阅读到其他人的互动交流,同时也可以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其他人进行交流。PISA2018在选择试题时增加了互动的网页论坛等体现数字化阅读的交互性。数字化环境下所呈现的明显的、独特的、新兴的文本特性即为交互性,在数字化阅读测评中应呈现出数字文本所带来的交互性。

2.4 体现多重性

在信息化时代下,互联网应用不断普及,不断重塑当代学生的学习方式与生活情境。数字文本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呈现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这就造成了同一主题下会有不同类型、不同观点的文本;同时在这种任何主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今天,特别需要学生具备对多重数字文本的评估、反思的阅读能力。在数字化阅读中,学生是否具有突出的阅读评估反思能力已成为区分其是否为优秀读者的重要指标。

当前我国语文学业质量监测主要是针对单一文本的阅读且监测的阅读能力缺少批判反思,数字化阅读测评要体现数字化阅读多重性的特性,促使学生能在多重文本的环境下批判性阅读。

参考文献:

- [1] 王佑镁,宛平,南希烜,柳晨晨.提升数字阅读素养:国际数字阅读素养测评指标的多维比较与启示[J].开放教育研究,2020,26(06):29-36.
- [2] 盛煜,魏赛亚,李昕.PISA2018数字化阅读测评框架与启示[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3,39(01):154-158.
- [3] Coiro, J.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Internet: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encompass new literacies[J]. Reading Teacher, 2003, 56, 458-464.
- [4] Goldstone, B.P. Whaz up with our books? Changing picture book codes and teaching implications[J]. The Reading Teacher, 2001, 55, 362-370.
- [5] 徐浩,欧阳芬.数字环境下的阅读:特征、挑战与培养路径[J].教育学术月刊,2021(01):105-111.
- [6] Coiro, J.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Internet: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encompass new literacies[J]. Reading Teacher, 2003, 56, 458-464.
- [7] 郑彩华.PISA视野下的电子阅读素养测评及其启示[J].基础教育,2012,9(03):50-55+18.
- [8] 潘涌,裴珏馨.数字时代教育新使命:炼就数字阅读素养——国际数字阅读素养冲浪式测评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8):20-28.
- [9] Goldstone, B.P. Whaz up with our books? Changing picture book codes and teaching implications[J]. The Reading Teacher, 2001, 55, 362-370.
- [10] 徐浩,欧阳芬.数字环境下的阅读:特征、挑战与培养路径[J].教育学术月刊,2021(01):105-111.
- [11] 李刚,辛涛.数字化阅读素养:内涵、测评与培育——基于PISA2018的新探索[J].教育科学研究,2020,(03):34-38. DOI:CNKI:SUN:JYKY.0.2020-03-008.
- [12] Kinzer, C.K., & Leander, K.M. . Reconsidering the technology/language arts divide: Electronic and print-based environments[J]. Reading Teacher, 2003.

作者简介: 魏赛亚(1994.12—),女,汉族,河北邯郸,伊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助教,教育统计与评价。